

徐凌霄 / 著

徐泽昱等整理

尘封70年

集近代文史掌故之大成
开京味纪实小说之先河

古城返照记

●上卷

同心出版社

I247.53/118

上

古城返照记

徐凌霄/著

徐泽昱

徐列整理

徐禾

同心出版社

【作者简介】

徐凌霄(1886—1961)名仁锦,字云甫,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等。江苏宜兴人,13岁两考列榜首,补廪生,后授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土木工程专业。受伯父徐致靖(礼部侍郎,支持康有为、谭嗣同变法)、从兄徐仁铸(湖南学政、维新派首领)等人救国先造舆论的影响,清末入新闻界。10—30年代,任《时报》驻京记者,因著文反袁(世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混战,久负盛名。他与邵飘萍共创《京报》,先后主编《京报》《晨报》《实报》《大公报》等报副刊。曾任平民大学等多所高校系主任、教授。擅诗词,与袁寒云、沈南雅、徐半梦并称“京师四才子”;与黄远生、刘少少被公众共认为民初三大名记者;与黄远生、邵飘萍并誉为中国撰述界三杰。一生发表新闻、文学、史学文章数千万言。解放后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其个人传略编入中国新闻史、戏剧史等史志典籍,近年来多部著作在海内外出版。

将书还回



序 言

吴小如

《古城返照记》的作者徐凌霄先生（1886—1961），是我平生尊敬仰慕的前辈学者之一。早在读初中时，就爱读先生的文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有幸到先生寓所当面拜谒，同时还见到先生的令弟一士先生。当时一士先生脑血栓症初愈，言语已较艰难，故聆听凌霄先生的教言独多。所谈话题，以评述京戏为主。盖先生不仅是老顾曲家，而且能粉墨登场，所谈自然悉中肯綮。惟事隔多年，其内容今已不能省记了。

凌霄先生本名仁锦，字云甫，别署凌霄汉阁主，原籍江苏宜兴。幼时就读于济南高等学堂，旧学功底很深，为业师宋晋之所激赏。及长，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土木工程系。后以国势阽危，民生憔悴，乃思以文章报国，终其身以著述为业。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常于报端读到凌霄先生的专栏文章，每天数百字，谈古论今，品戏评艺，言简意深，精美无匹。惜未经裒辑，今已成广陵散。其仅存者，只有先生于1928年在上海《时报》逐日连载之长篇说部《古城返照记》，惜当时亦未单行付梓。至上个世纪末，始由先生之从子泽昱先生就报刊复印件进行董理，将原书上下两编八十万字略作删减，凡六十余万字，并冠以回目，仍分上下两编。今北京同心出版社即将出版此书，乃嘱笔者通读，并撰写序言以为介绍。披诵既讫，谨约略言之如下——



此书虽似自传体“纪实”小说，实不以故事情节为主。书中主要人物有余姓名陆贾者，即作者自谓，犹《老残游记》中之老残，即其书之作者刘鹗本人也。盖“余”字即取“徐”字之半以代作者之姓氏（书中人物姓名多用此法，如康有守即康有为，袁开士即袁世凯皆是）；而“陆贾”者，乃取西方电影界两大笑星陆克和贾波林（今译卓别林）中译名的首字以为己名，藉以自我嘲讽。其书上编自作者入京师大学堂写起，然后拓展开去，写到学界与政界，举凡学校风光，师生态度，以及官场丑态、政界风云，作者皆涉笔成趣。一直写到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为止。中间则穿插老北京各种世相及风俗人情（如饭庄、茶肆、妓院、戏园、商店、医院之类），而以清末时事嬗变为主线。下编则着重写清末民初活跃于北京戏曲舞台上的皮黄和梆子腔两大剧种的诸多名演员的演出实录，其间自然也写到作者对艺人品德的月旦，艺术水平的高下以及各个剧目的演出特色等等。总之，上编内容对研究近代史和清末民俗的人有参考价值，下编内容则对研究戏曲的人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美学价值，是极为珍贵的戏曲史料。其中作者谈到京剧流派的传承问题，有一精辟见解。他认为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人，都是程长庚的传人，但同时也具有他们各自的特色。如果这三个人都死学程长庚，那么这三位表演艺术家就不可能独自开创一派了。此外，他对杨小楼、梅兰芳等也有类似的评价。

作者对当时社会名流，只突出肯定了天津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字范孙），认为他品德高尚，学问渊博，办教育事业嘉惠后世，在上编结尾处对他表彰不遗余力。而对戏曲演员，则对梆子演员贾璧云（后亦兼演皮黄）赞誉备至，不仅评论其艺术水平高，而且对其人品更揄扬不已，是彼时德艺双馨的表率。从而看出凌霄先生在老一辈学者中，无论是思想水平还是价值观念，都是位居前列的。

序 言



此书我前后读了两遍。窃以为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纪实”小说，值得用一点时间去披阅玩味。现在同心出版社把这部沉埋已久的优秀读物付梓问世，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公元 2002 年岁次壬午谷雨前五日写讫



替《古城》说几句话(代自序)

徐凌霄

凡一种作品，必有其自擅之作风。所谓作风，意义、组织、风格、艺术莫不该焉。《古城返照》固不敢自诩作者之林，而亦有一番甘苦，兹特陈其大要，以备览观。著者固愿尽力所能，贡献于读者，读者亦宜洞察此作之特性，于相互之了解以下，收两益之效果，所甚望也。

一、此作之动机，在首都南迁。念兹北平虽一隅之地，而历代政枢全国文化，关系非轻，不可无述，以佐清谈，名曰返照，则记事限于民国十七年六月以前，此时间上之范围也。若其事例，则第一章将“古城”况状写一大概作大引子后，即从著者身入大学之日叙起，由是而学界、官场、花界、戏界，以及其他之风土人情，互为经纬，以作者之真知灼见参以文学的写状，务使生气飞扬，不涉平泛，至辛亥革命止，此为上编。

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六月，为官军两阙之天下，名为共和，实乃另有一种过渡的历史性质，此种局面，完全为北洋派所造成，而北洋派非常非民，又自有其历史。故拟将北洋派之来历，(人物照片景物)略叙作为第二次之大引子，其次即接叙民元以后之政治社会各种现象。盖此十七年中，北平一地另是一番现象，如女伶之入京，名士之捧角，交际之花，社会明星，星相家之盛行，和尚说法，道士立社，形形色色，视前热闹百倍，要当撮要类书，明其突奥，至十七年六月止，此为下



编。

在上编之末，即辛亥革命之关目，乃应将清代大事提要编叙，故第三四章所叙之乾隆诸事，本应到上编之末再述。但适值东陵案件发生，故提前插入，为读报诸公，助助兴味，此为临时的特别办法。然由陆贾入大学、进内阁得档案，叙乾隆而孔子（孔子事亦为与双十双庆相应），而太学，而大学，由著者之大学生活，而递入谈花，虽然兜一大圈，其间又各有连贯，依然回至正轨。譬如由上海至南京，中间在苏州、无锡下车游览一番，依然上火车奔首都而去也。

二、此作之传写的艺术，实兼戏剧、电影、小说、历史四者之方法，以期写状生动，增益兴味，著者以中国之丑角、外国之滑稽影员自期，宇宙间往古来今各行各业，罔不为诙谐之资料，虽间有嬉笑怒骂之处，亦非漫无拣择，如“矮鼠田鸡”则真嬉笑怒骂也。其他则不过如演剧之插诨逗笑而已。丑角及滑稽影员之惯例，无往而不拣取笑料，乃至最崇拜者最亲爱者，亦不惜与之开玩笑焉。陆克、贾波林之所以能成其趣者，以其毫无沾滞，观者亦能加以谅解也。昔名丑刘赶三演剧，潘祖荫以当朝权贵在座，刘直以剧中潘金莲拟之，潘并不嗔怪，以明知是逗笑取乐，故若非笨伯，决不认真也。夫至尊莫如天，至亲莫如己，古城著者于 God（上帝）且屡开玩笑，于自身（陆贾）亦屡开玩笑，则凡有入书中玩笑之数者，如系解人，吾意其必不至如曹锟蔡演捉曹放曹之涂劣也。

三、昔之小说名作如红楼、水浒，所以至今而尊重者，以其能写出一种情况，红楼写大家庭，水浒写官治、盗薮，均有镜鉴之价值也。然前人无眼光，视红楼不过才子佳人宝玉黛玉，视水浒不过英雄好汉宋江李逵耳。故红楼遂致误了许多小姐公子，想学宝玉黛玉，而伧夫不知红楼写大家庭衰落之真意，而有圆梦、复梦、再梦，务求宝黛之团圆，看似定成章

法，实则愈离愈远。而水浒亦适以造成许多盗贼。两书为有宗旨有艺术者，尚且获此恶果，况其他之名为劝惩而实则淫盗之教科书者乎。按著者之最高境地，本宜只写事实，俾读者自得其意旨于言外，红楼、水浒之所以高也。然善读者不多，则流弊甚大。是以鄙人于以上两书之外，极承认《儿女英雄传》为自树一帜之佳作。此传为夹叙夹议之体，有一段叙述，则有一段说明或推论，于本事之明透，同一的现象之联想甚为有益。文笔酣畅淋漓，尤能显其特擅之作风。（至其知识论调，有于现代不合宜处，则时代所限，与传写之艺术为另一问题。兹所赞者，乃其艺术也。）鄙人夙所心折，此《古城》即有参用其前例之处，而于“返照”之记述体裁，旨在写明各种之情况者，尤相欣合焉。近日著书读书均应从综合的景象上入手，即读历史，如从前争伐禅让之编年纪录，帝王将士之言行功过，亦只为洞明历史的迹象之资料，而非可以从前之起居、簿录之法读之。故《古城》虽谈花，却决非海上出版之嫖客传志、妓女行状之做法，此亦须首先声明者。

四、中国文学体类本繁，至于今日新旧中西纷然并作，尤为巨观。鄙人以为文字者述意状物之工具，如做菜之味料，随所宜而用之。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可利用者。故如西文，亦利用品之一。如中国菜馆之有鸭肝面包、西法对虾、外国酱油，只问其是否适口之味，是否烹调得法，未可执一而论也。拙文中所用外国文之处，有可以参照而明者，如十月十二日所登第三十八段有 *Kiss the ground*，此乃指明西人原文决不可以中文代之。至其义解则前数行中之“地皮亲嘴”，即可参照而明矣。又如大总统之原文只有 *President*，并无 *great*、*grand*、*big*，此亦极言原文中无类于“大”之字样，而决不可以强译作伟、巨等字，以其与原义毫不相干，非显出西文不可也。若曰西文只有总统，并无“大”字，似亦可通，而不知精神全失，且西文根



本并所谓总统而无之，President 固非大总统，亦何尝有总统之意义（实则主席耳）。故只可举西文之 President，而不可云总统，因本无此义也。其他之英字，有因文字的精神趣味上需要而用之者，如五十三段之孔子圣之时者也；上海时报，报之时者也；伦敦 Times 者，报之 Timely 者也。此西文固是时字之义，而确无“时”字之原文，若强易以“时”字则为不辞，亦减少不少之兴趣，且有上两句顺流而下，亦决不至于解人难索矣。试循此以观，全文之利用西文处，皆为机趣自然之要求，并非强为卖弄，且所用之字，亦皆简单易明，只要认识字母，亦可查字典而得之。

1928 年 11 月
(原载上海《时报》)



目 录

上卷 宦海浮沉

第一回	话古城引出奇闻趣事 谈掌故道破妙理玄规.....	(2)
第二回	考场传经穷书生入阁 国书歪译英使臣来朝.....	(16)
第三回	佞臣希宠举人成罪囚 尊师崇儒皇帝拜圣人.....	(62)
第四回	诵法圣贤总教习讲“性” 处世穷理太学生寻“花”	(94)
第五回	大道在躬非议曾大帅 小节难拘痛斥康主事.....	(149)
第六回	察言观色神卜露玄机 望洋兴叹同胞遭白眼	(165)
第七回	乘车分等级官绅比显贵 唱戏遇老谭姑娘触霉头	(177)
第八回	洋商登官场雅俗共赏 花丛如宦海冷暖分明	(190)
第九回	乐游天堂老爷称少爷 怕下地狱平民远墮民	(210)
第十回	听戏有戏经戏迷只捧京朝派 点菜报菜名名士难过权势关	(233)

第十一回	儒林新派皆异端 京城鹊誉夸梅郎	(251)
第十二回	求富贵生殖器换太监 通关节水烟袋选举人	(276)
第十三回	青眼怜才张冠刘戴 赤心卫道梁代康僵	(299)
第十四回	十年寒窗历尽酸甜苦辣 八股成篇均是奇妙文章	(324)
第十五回	凭文取士正途翰林吃醋 以貌取人落榜举人做官	(350)
第十六回	报知遇状元哭恩师 遭罢黜宰相谒州官	(370)
第十七回	办新学连升十级 弄权术玲珑八面	(383)
第十八回	钩心斗角大臣开缺 换影移形总督丢官	(403)
第十九回	良弓尽藏亲王背信 奸雄再起君子归隐	(423)

下卷 梨园盛事

第二十回	唱戏凑韵辙文理欠通 听戏分等级座位难求	(450)
第二十一回	台上唱戏是非难辨 台下听戏妙相纷呈	(465)
第二十二回	小巷藏幽一路妙联佳句 歌坛争胜各创仙韵法声	(485)



第二十三回	论资排辈小梅难列群芳会 改弦易辙老谭怕唱上天台	(504)
第二十四回	试王帽后台说行规 听借寿戏迷论哲学	(521)
第二十五回	角儿拿乔戏提调作难 隆准逊色顾曲家论美	(534)
第二十六回	创腔改词各有杀手锏 前拉后拧巧使回马枪	(560)
第二十七回	丑角评戏撒酒疯 老板传艺重自强	(576)
第二十八回	皇帝捧戏子梆子走红 满汉成亲家旗装上戏	(595)
第二十九回	阿瞒何罪阴阳男女皆骂曹 词郎有功文武昆乱汇一家	(607)
第三十回	充风雅人名伶学书画 唱文明戏演员罹党狱	(626)
第三十一回	步步生莲跷功有来历 头头是道旗装出经典	(638)
第三十二回	爱国聚众东瀛传檄 捧梅结社约法三章	(648)
第三十三回	迎新潮文明园经营有术 育良材梅兰芳因师成名	(681)
第三十四回	叶底藏莺娇奴欺主 妖姬弄姿俏郎守身	(694)
第三十五回	烟筒藏秘戏半露春色 谭迷人梅社暗送秋波	(712)
第三十六回	看我非我联语解怨气 借佛非佛博士说道经	(728)

第三十五回	听戏有对象分秒不差 捧角按党派东西分明	(743)
第三十六回	洞明顺逆知情人告密 众叛亲离小皇帝罪已	(757)
第三十七回	革命潮流迂儒伤道 风云突变学子忧天	(782)
第三十八回	决心剪辫子告别大清 假意上辞呈筹组共和	(804)
第三十九回	禁戏开放初演杀子报 外班进京争看贾璧云	(821)
第四十回	看小放牛碧云掩月 听虹霓关梅飘暗香	(837)
第四十一回	杏花村酒叙《小放牛》 《天河配》情话易卜生	(859)
第四十二回	冰霜厉节名伶避权贵 松柏盟心雅士传艺人	(875)
第四十三回	《定军山》别具一格 《战太平》各有绝活	(891)
第四十四回	云瑰梅艳堪称艺坛双秀 曲终人去遗愿天下太平	(898)
跋		刘霆昭 (917)
后记		徐泽昱 (920)

上 卷

宦 海 浮 沉

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

(明冯惟敏《清江引》)



第一回

话古城引出奇闻趣事 谈掌故道破妙理玄规

我现在要把一座古城往事写状一番。这座古城，可不是《三国演义》里头“会古城主臣聚义”的那座古城，当然亦就不是《古城会》那出戏里的蓝布幔子画白线格的那样古城了。诸位可记得《游龙戏凤》的朱厚照说：“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黄圈圈，我就住那黄圈圈里面。”

这一路圈圈圈大圈而特圈，算是把北京现在和明朝初年的北平形容得可以了。因为此处一向是皇帝所居，外城里面有内城，内城里面有紫禁城，层层密密，把个皇帝老官拱在“九重”之上，裹在“大内”之中。说好了，是堂高帘远，天上人间；说坏了，便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这些圈圈，从前沾皇帝之光交过大运，而今被潮流所卷，可就倒了大霉了。

何以说是交过大运呢？从前有句旧话叫做“天子脚下，土都是香的”，所以北京又叫做“日下”，就是太阳照的下面。太阳当然不能专照这一个城圈，然而因为只有此处有个皇帝老儿，日为君象，所以连太阳都算是北京的皇权范围所有物了。北京的市民，谁不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旗人则以蛮子为汉人之通称），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像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花月痕》



那部小说开宗明义就说“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所以既名“京师”，又称“首善”，只看一个京师的“师”字，是何等的尊贵，一个首善的“首”字，是何等的轩昂。京师地理志上冲着皇帝老儿面子，更加渲染，说些什么“砾山带河，金汤巩固，王化之始，天府之雄”，真是绝大的口气，铁打的招牌。再加上燕都八景，什么金台夕照、玉泉垂虹、琼岛春阴、太液秋风……一番衬托，到了文人雅士口里，又有些春明上苑、秋色凤城等等美丽词华，使那些未曾身临其境的人们听了，更觉着繁华靡丽，千真万确，谁不想一踏京尘，大开眼界。北京的居民，家家户户，都贴着些“天临华盖星辰近，地接蓬壶雨露深”、“皇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圣代即今多雨露，故乡无此好湖山”，好不“猗欤休哉”。就是夹道里乞丐住的小店，也有副著名的对联，是“虽非羁旅招商店，却是藏龙卧虎堂”，难怪乎近来有枪杆的军阀，都想过皇帝瘾了。

何以说是倒了大霉呢？自从辛亥武昌起义，霹雳一声，八方响应。在位三年的宣统皇帝溥大哥，从宝座一交跌了下来。冰山既倒，第一项受影响的就是那般金枝玉叶攀龙附凤的满洲贵族八旗子弟。至于汉族官僚、北洋军阀，却幸有一位枭雄怪杰的袁宫保，主持一切，一面推覆满清，一面摧残民党，利用民国招牌，造就一种半皇帝半总统的政府。一般文绉绉的官僚、雄赳赳的武将，依然城狐社鼠，度他们的快活生涯。北京仍算是政治中心，国都首善。况且官僚生活，既是照旧，那些依靠官场交易的商家、房产地皮的业主，自然能够维持现状，买卖兴隆。袁宫保之后，接着就是段大帅、冯大帅、徐中堂、曹大帅、张大帅，依次当国，谁不是仰承项城衣钵，半官半帅地做下去。不过到了曹张时代，外债已绝，内藏久空，机关欠薪，灾官遍地，教育缺费，穷生满城，再加以兵祸连年，税捐